

# 李修文： 找到文學裡面的中國

作家李修文對於寫作的態度是向內看，「找到文學裡面的中國。找到中國的人情世故下孕育的中國人身上特有的東西」。在李修文身上能夠看到一個寫作者的多種可能性，從小說到影視編劇、監製，甚至以後他還要寫戲曲。最近，他的首部散文集《山河袈裟》獲得了第七屆魯迅文學散文雜文獎。不禁讓人驚歎，一個作家如何能夠如此全能。恰值李修文攜新書《山河袈裟》受邀作客鄭州之際，記者得以與其進行深入訪談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、通訊員 谷素梅 鄭州報道

《山河袈裟》寫於李修文的十年困頓期，被其稱為「脫胎換骨」之作。為什麼這麼說呢？眾所周知，李修文是寫小說的，十幾年前，20多歲的他就憑借兩部長篇小說《滴淚痣》和《捆綁上天堂》一炮走紅，成為「中國最年輕的職業作家」，在此之後也一直從事小說寫作。就這樣寫着寫着，他卻陷入了遲疑和停滯，對自我的懷疑甚至讓他「一個字也寫不出來」。

為緩解寫作焦慮，李修文轉身投入影視創作，佳作不斷，也因此發現了自己新的寫作可能。隨劇組多地輾轉拍攝，擴寬了他作為作家的生活疆域，遭遇到新鮮的人和事重新激發了他的創作慾望，讓他「想寫近在眼前的遭逢的人事，寫這十年遭遇的顛沛的生活」。《山河袈裟》即是在這樣的創作背景中產生。

粗粗翻閱，便可見其中文章彷彿換了一番天地。之前以「愛和死亡」為主題挖掘人物生命力的寫作，在這裡有了更加遼闊的山河下遊走，好的文章大多帶有山河氣。生存處境的變化會隨之帶來美學空間和精神空間的轉換，書寫於旅途之中，一批更加堅硬的詞彙下意識地進入了他的寫作，「要改變我們的語言，首先改變我們的生活，改變我們的遭際。」

## 堅持： 小人物身上的生命力

《山河袈裟》共收錄散文連同序言34篇。讀者會驚歎於語言的典雅、凝練和節奏的迷人，也會被他筆下故事深深地感染到。蓋於說話的老婦人，潦倒落魄的下崗工人、沒錢回鄉的農民工、艱難撫養孩子的陪酒女、醫院等待死亡來臨的病人……這些小人物如同散落在底層的珍珠，被作家一一撿拾，寫進作品，給予關切。

正如魯迅文學獎授予他的頒獎詞：「李修文和無盡的遠方、無數的人們在一起，寫出他們的跋涉、困頓、高華與莊嚴，發現日常生活中的真、善、美……」「人民」和「美」是他創作的永恒。李修文沒有寫過什麼大

■李修文接受記者採訪。  
劉蕊攝



人物，第一部小說寫的是妓女，第二部小說寫的是小偷。做編劇的《十送紅軍》也是同類題材中第一次通過普通戰士寫長征，《山河袈裟》更是如此。他說自己只迷戀小人物身上的生命力。

當大多作家懷着極大的抱負，讓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時，李修文的態度是向內看，「找到文學裡面的中國」。他曾深情地寫道：「其實中國人最初的模樣依然在我們身邊流淌行進，我得緊盯它們，認領它們，如此，我才能獲得安定，並且可以告訴自己：我已經回到了獨屬於中國的、某種確切的源頭和懷抱之中。」

他不願意把這本簡單總結為底層人民面對苦難時的「不投降」。在他看來，總結意味着損害。「人生絕不應該向此時此地舉手投降，不投降的結果也可能被吞噬和妥協，但並不意味着失敗。只要反抗過，就是有尊嚴的。」

如魯迅先生，把血淋淋的事實剖開給人看，指認痼疾，卻不提供標準答案。李修文認為作家的使命和任務就是「指認」，「中國人身上也



有生命力，靜水深流的東西，我要不斷去指認這一面。……我寫了很多被生活毀壞的人，並沒有站起來。我需要提醒大家這就是真相。我們認清楚這種真相，反而比雞湯更能建設我們的人生。」

## 叛逆： 我想做一個文人

在寫作上，李修文同樣是一個不在意文體的作家，甚至直呼「我想做一個文人，不想做現代意義上的一個作家」。回歸中國文章幾千年的歷史，他認為近現代以來文體對人們的束縛太嚴重。「我不認為我是一個專業的小說家，或者散文家。我筆下什麼都有可能去寫，出現在我的筆下就寫，結束了也就結束了。」

李修文對當下散文創作的批評更是毫不留情。「散文在今天是一個偷懶和墮落的文體，對身體建設和心靈建設沒有起到作用，所以才濫上了雞湯。」散文這種能夠及時對我們的生存和時代做出反映的文體，最應該順應處境發生變化，可是一直沒有。這令他痛心疾首。

有人說他寫的是小說故事，不是散文，這一點他不承認。考慮到當下碎片化的生存處境，高度依賴故事化的社會現狀，他主張過去意義上的真實應該被打破。所以在《山河袈裟》他會寫到鬼魂復活等在現實世界裡不能證明真實發生的事情。用他的話講，「我的寫作是不歸於真實的，而是歸於美學的真實。」而他的美學就是回到一些最基本的原點，寫出活在此時此地的中國人不可被替代的情感和心理。所以他一再強調他的散文裡有一個「無限真實的精神個體」。

李修文認為開放的，有活力的文體應該像一個嬰兒一樣，正在發育當中，不知道未來會長成什麼樣子。

## 創作：不遺餘力

李修文自認為並不是天才式的作家，他的寫作必須要腳踏實地落在地上。對他來說，只有走出去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在泥沙俱下的碰撞當中，才能產生震驚感，才能帶給他創意，「要不然我是寫不了東西的」。

他會「不計後果地去捍衛」每一個靈感與素材。在武漢遇到一個小餐館老闆，老闆曾偷渡到香港，經歷了眾多變革大潮。李修文用了幾年的時間去了解他，即使他的朋友都熟悉了老闆，他依舊沒有出版這個故事。「我不斷去寫，不斷否定，我覺得我可以寫得更好。」

在旁人看來，他對作品的實證主義精神嚴謹到近乎執拗，甚至他自己都覺得可能是某種強迫症。《山河袈裟》中有一篇《義結金蘭記》，講述的是一隻猴子和一個人類中的傻子結為了兄弟。為了寫作此文，故事的發生地他前後去了四次，就在成書之前，重新整理這篇文字的時候，又專程去了一趟，回來就重寫了。最後一次去時，他甚至帶着尺子去，從村莊到黃河岸邊有多遠，從黃河岸邊到小火車站有多遠，全都量了一遍。

不管什麼樣的創作，他都不希望是在已經劃定好的圈子裡偷懶。李修文在採訪時表示自己很喜歡《聊齋誌異》，之後他打算寫一部現代版的類似於這樣的書。「我常常在想，如果有一本現代版的《聊齋誌異》，那作品中應該不會還是狐仙，可能是一個手機鬼、房鬼，該用什麼表達形式與敘事手法去表現今天中國人的異化呢？」他說，雖然還不知道怎麼寫，但是要有一種美學上的耐心，不斷地去實驗。

## 書介

### 江湖不遠——《水滸》中的那些人

作者：鮑鵬山  
出版：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



說《水滸傳》，聽慣了「梁山一百零八條好漢」。那些人真是英雄好漢？鮑鵬山以人性去解讀水滸，帶讀者細細鑒別水滸人物的性格、氣質，以及背後的命運。揭開江湖草莽的表面，直指人心幽微的深處，辨明是非，區分善惡，字裡行間飽含對人生的感悟。

### Alita: Battle Angel: The Art and Making of the Movie

作者：Abbie Bernstein  
出版：TITAN BOOKS



2019年電影《銃夢：戰鬥天使》改編自日本知名漫畫家木城幸人的暢銷作品《銃夢》系列，背景設在近未來，主角是一個在廢棄堆被發現的合成人女性，她失去了所有記憶，發現她的人給了她艾莉塔的名字，故事就此展開。電影《銃夢：戰鬥天使》的導演勞勃·羅里葛茲曾執導《萬惡城市》。而監製詹姆士·卡麥隆曾導演人類史上兩部票房最高電影：《鐵達尼號》和《阿凡達》。此精裝版的電影美術設定集，收錄兩人的電影製作設計概念，及創意過程，是科幻電影迷們，近年最值得收藏！

### 小偷家族

作者：是枝裕和  
譯者：黃涓芳  
出版：尖端出版



日本2018年年度最具代表性電影《小偷家族》，導演是枝裕和親自撰寫小說版，徹底補完電影中未曾提及的人際關係，隱藏在文字中的溫暖，值得細細體悟。在東京某個老舊住宅區，柴田治與兒子祥太為了維持生計，平日會到超市或雜貨店偷竊商品。這一天傍晚，正當兩人順利完成「工作」準備回家途中，看見一位挨餓受凍的小女孩樹里，阿治不忍心便把她帶回家。妻子信代起初很反對，但考量到女孩的狀況，決定接納她為「家人」，與祖母初枝、信代的妹妹亞紀，一家六口共同生活。他們將女孩取名為凜，扶養她成長——儘管內心明白這麼做其實是「綁架」，大家仍試圖用自己的方式守護著女孩。然而某天發生了一起事件，使得這個家的「秘密」逐漸被揭露……

### 現代藝術的故事

作者：威爾·岡波茲  
譯者：陳怡鎔  
出版：大是文化



英國BBC藝術總編威爾·岡波茲，他用戲謔又不失正經的藝術故事，讓你笑着明白——這150年來的現代藝術發展，是有脈絡的，絕非無厘頭或是純商業炒作。書中涵蓋27個大小流派，重要藝術家超過100人，作品照片共135張，不止如此，還為非藝術、設計背景的讀者製作了〈現代藝術流派關係圖〉、〈各流派大師藝術主張一覽表〉，讓你聽完故事，就看懂現代藝術。作者亦用幽默的筆調，描述這些看似不食人間煙火的藝術，如何融入你我的生活之中。原來，從iPhone機殼到聖羅蘭時裝，從桌燈、座椅，甚至經典建築施洛德之家、芝加哥摩天大樓……這些設計，其實都源自於現代藝術——新造型主義、包浩斯、抽象表現主義、普普藝術、達達主義、極簡主義……

### 終點往往在他方：傳奇音樂家布列茲與神經科學家的跨域對話，關於音樂、創作與美未曾停歇的追尋

作者：皮耶·布列茲、尚-皮耶·熊哲、菲利浦·馬努利  
譯者：陳郁雯  
出版：臉譜



2016年1月，堪稱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藝術創作者之一——皮耶·布列茲在德國逝世。布列茲的音樂人生從作曲到指揮，始終堅持實驗與創新，如同一道指引愛樂人的光芒。在本書中，布列茲首度與神經生物學家對話，兩人分別從藝術家與科學家的角度，思考美、音樂、音樂生理學與音樂創作，成為探索藝術神經科學的重要一步。

## 《應物兄》 對文化人生活進行細緻復刻

1月22日，《當代》雜誌評選出2018年五佳小說，李洱的《應物兄》被選為五佳，並且在投票數字上領先，成為第一名，最佳作品。現場投票者，大多數都是作家、評論家，可以這麼認為：李洱是2018年最佳作家群體認同的作家，《應物兄》則是去年最受寫作者喜歡的長篇小說。

在被選為年度五佳之前，《應物兄》的單行本就已經悄然在報刊與社交媒體上走紅，它登上了各種讀書排行榜的榜單，也被出版業、寫作圈的人討論著，同時不乏有普通讀者的短評發表出來。像《應物兄》這樣出版之後，能引起較大範圍的關注，對於長篇小說來講，已經是比較罕見了。

在《當代》雜誌的現場評選中，我給《應物兄》投了一票，其中的一個投票原因是：描寫知識分子生活與遭逢的小說不好寫，尤其是一個對知識分子不偏無見的時代。作家作為文化人，基本已經失去了「場景代入」的能力——如果你在一位嚴肅作家帶有自傳性質的作品中，感受到了時代背景與氛圍的飄忽、模糊，不要覺得沮

喪，這是多數嚴肅寫作者的命運。

作家描寫由寫作者、教授、出版商、媒體人、畫家等組成的知識分子生活的小說，歷來不多，一是作家不願意觸及自己所了解的這個圈子，一動筆就避免不了有人對號入座，一牽扯到細節便有舉筆難落的顧忌……李洱在《應物兄》中的一個突破，就是不再瞻前顧後，甚至幾乎等於提名道姓地把幾位文化公眾人物寫進了小說裡，這些章節能讀出非虛構的味道。

讀《應物兄》，很多人聯想到了26年前出版的賈平凹作品《廢都》。《應物兄》與《廢都》類似的部分在於，兩本書都寫出來知識分子的一種虛弱與無力感，《應物兄》更進一步，坦然地勾勒出了社會對知識分子存在的某種偏見。另外，與《廢都》把筆墨多集中於書齋、古城不同，《應物兄》的視野更具時代感與國際視野，書中對當下進行時的生活形態，進行了高細緻的復刻，讓讀者覺得，作家筆下的人物及生活與自己距離很近，甚至能感覺到主人公呼吸的氣息。

書中的主角，在談吐中，一言一句多與《論語》、《詩經》、《道德經》、《理想國》、《夢溪筆談》、《國富論》、《哲學史講演錄》等有關，對於這些中外名作的解讀，佔了小說相當大的篇幅。在生活方面，卻不吝筆墨對養狗、喝茶、吃飯、約會、講課等進行瑣碎的描寫。這造成了一種令人迷惑的感覺，既覺得真實，又覺得有強烈的反差感。整體讀下來，以前那種被神話的知識分子形象，算是徹底落下了地。

不是每個人的現實生活，都與《應物兄》中描寫的一樣。對於個體而言，現實生活究竟是怎麼樣？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，恐怕沒多少人能真正看穿現實的真實面目。通過《應物兄》，李洱嘗試穿透這層霧般的現實生活——現實的「皮囊」下面是「真實」，而「真實」的內核是「荒誕」。在《應物兄》中，讀者可以清楚地感受到「真實」與「荒誕」交織



## 書評

文：韓浩月

《應物兄》  
作者：李洱  
出版社：人民文學出版社

糾纏之後所造成的不安甚至與不適感。作家有一百種方法能把小說寫得優美，但只有一種方法能讓讀者心靈顫抖，那就是作者也要坦率地曝曬心靈。

坦白說，在閱讀過程裡，曾不止一次對李洱在《應物兄》中刻畫的人物群像產生排斥感，這是因為這些人物勾起了內心的某種焦慮，這種焦慮或許也可以形容為拒絕面對真實自我而產生的恐慌。李洱掌握了這個秘密，在故事表面，讀者讀不到幾分批判的痕跡，但藏在小說背後的批判力量卻倍數升級。頹唐有時候會在盛世爆發出一種莫名的力量感，《應物兄》的頹廢氣質之下，時常有某種帶有力量感的氣質在遊走。

這世界本該無《應物兄》。或者說《應物兄》本該被寫成另外一種樣子——比如竹林七賢。但事實上並沒有。所以可以這麼說，《應物兄》是時代產物，是一面讓人感到虛弱、無奈的鏡子。